



【拒绝流行】驯化技术

最近在读南希·K·拜厄姆的《交往在云端——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》，对我们当下似乎很熟悉的社交媒体进行了“陌生化”的解读，使我们对每天都在用的媒介有了冷静的思考。对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，拜厄姆批评了两种观点，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。技术决定论认为，你使用的技术的次数越多，技术利用你的影响也越大。社会构建论则认为，社会力量影响着新技术的发明，无论技术研发的初衷如何，拥有不同利益或需求的其他社会群体都会调

整、修改或颠覆那些最初的技术设定。

作者认为技术是社会形成，她用了驯化这个词来形容社会形成的过程，我们如何使用和表现这些技术，谁使用它、如何使用它、谁不使用它，会影响到一种技术的后续发展，技术最终呈现出的样态，是人驯化出来的，就像人对宠物的驯化一样。驯化理论让我想起人们此前对算法新闻的批评，我记得某次讲座中，一个教授说，经常有人批评算法向自己推送低俗新闻，可为什么没有向我推送？算法需要人们的驯化。对于当下流行的反技术论调，作者也持否定态度，书中提到，技术其实只是既有现实问题的一种症状而已。有人

说，社交媒体毁灭了社交，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，面对不再聊天而是低头刷手机，甚至危及婚姻关系。可那并不是社交媒体的错，那些关系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，技术并没有让社会变得更坏，它很多时候只是让社会问题直观地浮现出来。社交网络的主要用途就是复制那些已经在线下存在的关系，而不是建立新关系。

社交媒体和手机已经成为我们肉身具体的一部分，让熟悉之物陌生，让陌生之物熟悉，这本深刻的书，不仅让我们更了解社交媒体，也能更了解我们自己，当我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，我们到底在干什么？

黄维樑
香港学者、作家

【含英咀华】群英会香江

徐来自复旦大学。

徐是《楚辞》专家，兼研比较文学。谢和李都是诗歌评论家，李更是“诗文化散文”名家。严的专长是现代小说，一篇《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》(1994年发表)轰起了对金庸武侠小说的争鸣。古则是文学评论家、史家。

那十几年，学府如香港中文大学和岭南学院，社团如香港作家联会，对举办交流活动热心且大力。严谢李古徐五位，分别应邀来港作短期或较长时间的访问。一下子，大江南北的学界精英络绎奔来，古代文学的“丽典”、现代文学的“新声”，与香港的同行共聚交流。拍照的那一天，很可能还有(甚至有不少)其他南来的学界文坛访客在香港参加学术活动。

每天一睁眼就是刷屏，闭眼甚至做梦也在刷屏。当今世界，离开电子交流真是不知怎么活下去？各群声喧哗。隔靴搔痒，不过瘾，有人太过紧张兮兮。唉，都是月亮惹的祸！

与文友聊到忧郁症，据说很多人有，只是没到致命程度。文友说自己每天靠药物维持，常常没来由的绝望，想把自己装在一个袋子里束紧袋子口。只是下班回家看到孩子的照片，心痛的感觉突如其来，担心孩子那么小，离开妈妈能否开心地活着？唉，女人的不幸。好在她可以写，用作品抗抑郁也是一个路径。

文友创作不在乎什么形

式。文学用婉转的形式表达内

心是很需要智慧的。人们常以“胆”与“识”来区分学者和思想者，有识无胆者，可成为学者，而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者。当年王蒙创作以意识流为主，就是对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的颠覆。像鲁迅先生希望的那样，“摆脱了冷气”，“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”，“但只有真的声音，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；必须有了真的声音，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。”——不断地尝试文学新的写作方式。忽然想到那句话：“思维如箭一般敏捷而尖锐，蕴藏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。”

应验一句老话：凡走过，必留下痕迹。存在的，永远不会消失。诗说：天空没有痕迹，鸟儿已经飞过。人的尊严和价值就在于有思想。而这，正是希望之所在！

【如是我闻】

教养

【昙花的话】冬菜的灵魂

阿郁的老妈妈厨艺精湛，最近从潮汕前来小住，阿郁带我去她家品尝家乡菜。

老妈捎来了一个圆肚陶瓮，深褐近黑，土里土气的，像个朴实的乡下大胖妈。在厨房里与它打了个照面，潜藏着的记忆瞬间被它照得雪亮。每个人的童年，都是由庞杂的气味汇集而成的：我的童年，就是和冬菜纠缠不清的。

厨房里那个胖嘟嘟的小陶瓮，宛如聚宝盆，诱莫如深地吸引着用不竭的冬菜，任由母亲在灶上发挥创意。不论荤素，一擦入冬菜，便能衍生出亮丽的口感，个性彰显、色彩亮丽。母亲常做冬菜肉丸子，虽是家常小菜，却不易掌握得好。肉太肥，像吞脂肪；肉太瘦，又像嚼枯草；肥肉和瘦肉的比例，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母亲把猪肉剁好后，便把手指伸进陶瓮里去抠冬菜，冬菜那股若隐若现的甜味，像梦一样萦绕身旁。做好的肉丸子，镶嵌了冬菜独树一帜的香气，让人吃得如痴如醉。

【横眉热对】资料与研究

在那阮囊羞涩的年代里，馋嘴的我，不时抠点冬菜来嚼嚼，借以治疗我的“零食匮乏症”。冬菜脆、爽、香、咸、甜，百味翻涌，嚼着嚼着，不知人间何世。

时间流逝，等我为人母而踏入厨主欢时，冬菜已由古朴的陶瓮“移居”到塑料袋里了。可怕的是，它的味道彻底变了，没香没味，死一般的咸。我不爱它，孩子也不爱。冬菜，已和我的童年一起埋葬在时间的河流里了。

此刻，看到我痴痴地瞪着睽违已久的陶瓮，阿郁笑道：“这陶瓮啊，是我千金不换的古董啊！冬菜是她自个儿腌制的，油润嫩脆、香气浓郁。我老妈说，只有把冬菜放进这个她用了一辈子的陶瓮，冬菜才能找到自己的灵魂。”

灵魂！冬菜有灵魂。此刻，看到老妈以她多皱的手颤巍巍地把冬菜抠出来时，不知怎的，眼泪突然模糊了我双眼……

啊，就算，就算我可以找回冬菜失落了的灵魂，可是，我童年的那份情趣，又上哪儿去寻呢？

【不知觉】心居

心居

上海作家滕肖澜的写作，是和这个城市的日常紧密联系的。小

说的故事往往贴近百姓日常，物质感非常扎实。不知她会不会有烦恼，因为流畅的小说叙事，与笔下人物贴近，会造成小说的敏锐和动感，但也被视为世俗和通俗。

钟红明
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之前有电视剧《蜗居》，如今有电视剧《安家》，《收获》2019年冬卷发过滕肖澜的长篇叫做《心居》。都是人生不可离开须臾的“居”，滕肖澜写的，最终是心能否安生的所在。

她的《心居》是从“家宴”写起的：每周六，上海一个典型市民家庭顾士宏家统共十三口就会聚在一起吃饭，各种典型的上海家常菜迭出，三代人聚集一堂。家宴自然和外面酒店的宴席不同，扭结起历史和现实的交错，核心小家庭和大家庭的种种冲突，遭遇现实问题后情感遭到痛苦……贫穷与财富，在

【如是我闻】

教养

【昙花的话】冬菜的灵魂

阿郁的老妈妈厨艺精湛，最近从潮汕前来小住，阿郁带我去她家品尝家乡菜。

老妈捎来了一个圆肚陶瓮，深褐近黑，土里土气的，像个朴实的乡下大胖妈。在厨房里与它打了个照面，潜藏着的记忆瞬间被它照得雪亮。每个人的童年，都是由庞杂的气味汇集而成的：我的童年，就是和冬菜纠缠不清的。

厨房里那个胖嘟嘟的小陶瓮，宛如聚宝盆，诱莫如深地吸引着用不竭的冬菜，任由母亲在灶上发挥创意。不论荤素，一擦入冬菜，便能衍生出亮丽的口感，个性彰显、色彩亮丽。母亲常做冬菜肉丸子，虽是家常小菜，却不易掌握得好。肉太肥，像吞脂肪；肉太瘦，又像嚼枯草；肥肉和瘦肉的比例，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母亲把猪肉剁好后，便把手指伸进陶瓮里去抠冬菜，冬菜那股若隐若现的甜味，像梦一样萦绕身旁。做好的肉丸子，镶嵌了冬菜独树一帜的香气，让人吃得如痴如醉。

在那阮囊羞涩的年代里，馋嘴的我，不时抠点冬菜来嚼嚼，借以治疗我的“零食匮乏症”。冬菜脆、爽、香、咸、甜，百味翻涌，嚼着嚼着，不知人间何世。

时间流逝，等我为人母而踏入厨主欢时，冬菜已由古朴的陶瓮“移居”到塑料袋里了。可怕的是，它的味道彻底变了，没香没味，死一般的咸。我不爱它，孩子也不爱。冬菜，已和我的童年一起埋葬在时间的河流里了。

此刻，看到我痴痴地瞪着睽违已久的陶瓮，阿郁笑道：“这陶瓮啊，是我千金不换的古董啊！冬菜是她自个儿腌制的，油润嫩脆、香气浓郁。我老妈说，只有把冬菜放进这个她用了一辈子的陶瓮，冬菜才能找到自己的灵魂。”

灵魂！冬菜有灵魂。此刻，看到老妈以她多皱的手颤巍巍地把冬菜抠出来时，不知怎的，眼泪突然模糊了我双眼……

啊，就算，就算我可以找回冬菜失落了的灵魂，可是，我童年的那份情趣，又上哪儿去寻呢？

【如是我闻】

教养

【昙花的话】冬菜的灵魂

阿郁的老妈妈厨艺精湛，最近从潮汕前来小住，阿郁带我去她家品尝家乡菜。

老妈捎来了一个圆肚陶瓮，深褐近黑，土里土气的，像个朴实的乡下大胖妈。在厨房里与它打了个照面，潜藏着的记忆瞬间被它照得雪亮。每个人的童年，都是由庞杂的气味汇集而成的：我的童年，就是和冬菜纠缠不清的。

厨房里那个胖嘟嘟的小陶瓮，宛如聚宝盆，诱莫如深地吸引着用不竭的冬菜，任由母亲在灶上发挥创意。不论荤素，一擦入冬菜，便能衍生出亮丽的口感，个性彰显、色彩亮丽。母亲常做冬菜肉丸子，虽是家常小菜，却不易掌握得好。肉太肥，像吞脂肪；肉太瘦，又像嚼枯草；肥肉和瘦肉的比例，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母亲把猪肉剁好后，便把手指伸进陶瓮里去抠冬菜，冬菜那股若隐若现的甜味，像梦一样萦绕身旁。做好的肉丸子，镶嵌了冬菜独树一帜的香气，让人吃得如痴如醉。

在那阮囊羞涩的年代里，馋嘴的我，不时抠点冬菜来嚼嚼，借以治疗我的“零食匮乏症”。冬菜脆、爽、香、咸、甜，百味翻涌，嚼着嚼着，不知人间何世。

时间流逝，等我为人母而踏入厨主欢时，冬菜已由古朴的陶瓮“移居”到塑料袋里了。可怕的是，它的味道彻底变了，没香没味，死一般的咸。我不爱它，孩子也不爱。冬菜，已和我的童年一起埋葬在时间的河流里了。

此刻，看到我痴痴地瞪着睽违已久的陶瓮，阿郁笑道：“这陶瓮啊，是我千金不换的古董啊！冬菜是她自个儿腌制的，油润嫩脆、香气浓郁。我老妈说，只有把冬菜放进这个她用了一辈子的陶瓮，冬菜才能找到自己的灵魂。”

灵魂！冬菜有灵魂。此刻，看到老妈以她多皱的手颤巍巍地把冬菜抠出来时，不知怎的，眼泪突然模糊了我双眼……

啊，就算，就算我可以找回冬菜失落了的灵魂，可是，我童年的那份情趣，又上哪儿去寻呢？

【如是我闻】

教养

【昙花的话】冬菜的灵魂

阿郁的老妈妈厨艺精湛，最近从潮汕前来小住，阿郁带我去她家品尝家乡菜。

老妈捎来了一个圆肚陶瓮，深褐近黑，土里土气的，像个朴实的乡下大胖妈。在厨房里与它打了个照面，潜藏着的记忆瞬间被它照得雪亮。每个人的童年，都是由庞杂的气味汇集而成的：我的童年，就是和冬菜纠缠不清的。

厨房里那个胖嘟嘟的小陶瓮，宛如聚宝盆，诱莫如深地吸引着用不竭的冬菜，任由母亲在灶上发挥创意。不论荤素，一擦入冬菜，便能衍生出亮丽的口感，个性彰显、色彩亮丽。母亲常做冬菜肉丸子，虽是家常小菜，却不易掌握得好。肉太肥，像吞脂肪；肉太瘦，又像嚼枯草；肥肉和瘦肉的比例，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母亲把猪肉剁好后，便把手指伸进陶瓮里去抠冬菜，冬菜那股若隐若现的甜味，像梦一样萦绕身旁。做好的肉丸子，镶嵌了冬菜独树一帜的香气，让人吃得如痴如醉。

在那阮囊羞涩的年代里，馋嘴的我，不时抠点冬菜来嚼嚼，借以治疗我的“零食匮乏症”。冬菜脆、爽、香、咸、甜，百味翻涌，嚼着嚼着，不知人间何世。

时间流逝，等我为人母而踏入厨主欢时，冬菜已由古朴的陶瓮“移居”到塑料袋里了。可怕的是，它的味道彻底变了，没香没味，死一般的咸。我不爱它，孩子也不爱。冬菜，已和我的童年一起埋葬在时间的河流里了。

此刻，看到我痴痴地瞪着睽违已久的陶瓮，阿郁笑道：“这陶瓮啊，是我千金不换的古董啊！冬菜是她自个儿腌制的，油润嫩脆、香气浓郁。我老妈说，只有把冬菜放进这个她用了一辈子的陶瓮，冬菜才能找到自己的灵魂。”

灵魂！冬菜有灵魂。此刻，看到老妈以她多皱的手颤巍巍地把冬菜抠出来时，不知怎的，眼泪突然模糊了我双眼……

啊，就算，就算我可以找回冬菜失落了的灵魂，可是，我童年的那份情趣，又上哪儿去寻呢？

【如是我闻】

教养

【昙花的话】冬菜的灵魂

阿郁的老妈妈厨艺精湛，最近从潮汕前来小住，阿郁带我去她家品尝家乡菜。

老妈捎来了一个圆肚陶瓮，深褐近黑，土里土气的，像个朴实的乡下大胖妈。在厨房里与它打了个照面，潜藏着的记忆瞬间被它照得雪亮。每个人的童年，都是由庞杂的气味汇集而成的：我的童年，就是和冬菜纠缠不清的。

厨房里那个胖嘟嘟的小陶瓮，宛如聚宝盆，诱莫如深地吸引着用不竭的冬菜，任由母亲在灶上发挥创意。不论荤素，一擦入冬菜，便能衍生出亮丽的口感，个性彰显、色彩亮丽。母亲常做冬菜肉丸子，虽是家常小菜，却不易掌握得好。肉太肥，像吞脂肪；肉太瘦，又像嚼枯草；肥肉和瘦肉的比例，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母亲把猪肉剁好后，便把手指伸进陶瓮里去抠冬菜，冬菜那股若隐若现的甜味，像梦一样萦绕身旁。做好的肉丸子，镶嵌了冬菜独树一帜的香气，让人吃得如痴如醉。

在那阮囊羞涩的年代里，馋嘴的我，不时抠点冬菜来嚼嚼，借以治疗我的“零食匮乏症”。冬菜脆、爽、香、咸、甜，百味翻涌，嚼着嚼着，不知人间何世。

时间流逝，等我为人母而踏入厨主欢时，冬菜已由古朴的陶瓮“移居”到塑料袋里了。可怕的是，它的味道彻底变了，没香没味，死一般的咸。我不爱它，孩子也不爱。冬菜，已和我的童年一起埋葬在时间的河流里了。

此刻，看到我痴痴地瞪着睽违已久的陶瓮，阿郁笑道：“这陶瓮啊，是我千金不换的古董啊！冬菜是她自个儿腌制的，油润嫩脆、香气浓郁。我老妈说，只有把冬菜放进这个她用了一辈子的陶瓮，冬菜才能找到自己的灵魂。”

灵魂！冬菜有灵魂。此刻，看到老妈以她多皱的手颤巍巍地把冬菜抠出来时，不知怎的，眼泪突然模糊了我双眼……

啊，就算，就算我可以找回冬菜失落了的灵魂，可是，我童年的那份情趣，又上哪儿去寻呢？

【如是我闻】

教养

【昙花的话】冬菜的灵魂

阿郁的老妈妈厨艺精湛，最近从潮汕前来小住，阿郁带我去她家品尝家乡菜。

老妈捎来了一个圆肚陶瓮，深褐近黑，土里土气的，像个朴实的乡下大胖妈。在厨房里与它打了个照面，潜藏着的记忆瞬间被它照得雪亮。每个人的童年，都是由庞杂的气味汇集而成的：我的童年，就是和冬菜纠缠不清的。

厨房里那个胖嘟嘟的小陶瓮，宛如聚宝盆，诱莫如深地吸引着用不竭的冬菜，任由母亲在灶上发挥创意。不论荤素，一擦入冬菜，便能衍生出亮丽的口感，个性彰显、色彩亮丽。母亲常做冬菜肉丸子，虽是家常小菜，却不易掌握得好。肉太肥，像吞脂肪；肉太瘦，又像嚼枯草；肥肉和瘦肉的比例，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母亲把猪肉剁好后，便把手指伸进陶瓮里去抠冬菜，冬菜那股若隐若现的甜味，像梦一样萦绕身旁。做好的肉丸子，镶嵌了冬菜独树一帜的香气，让人吃得如痴如醉。

在那阮囊羞涩的年代里，馋嘴的我，不时抠点冬菜来嚼嚼，借以治疗我的“零食匮乏症”。冬菜脆、爽、香、咸、甜，百味翻涌，嚼着嚼着，不知人间何世。

时间流逝，等我为人母而踏入厨主欢时，冬菜已由古朴的陶瓮“移居”到塑料袋里了。可怕的是，它的味道彻底变了，没香没味，死一般的咸。我不爱它，孩子也不爱。冬菜，已和我的童年一起埋葬在时间的河流里了。

此刻，看到我痴痴地瞪着睽违已久的陶瓮，阿郁笑道：“这陶瓮啊，是我千金不换的古董啊！冬菜是她自个儿腌制的，油润嫩脆、香气浓郁。我老妈说，只有把冬菜放进这个她用了一辈子的陶瓮，冬菜才能找到自己的灵魂。”

灵魂！冬菜有灵魂。此刻，看到老妈以她多皱的手颤巍巍地把冬菜抠